



鄧州志卷之二十三

古延蔣光祖振裘氏纂修

藝文下

祭文

祭十二郎文

唐韓愈州人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壙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

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塋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家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攻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

吾不以一目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
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
兄皆康疆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
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
者存疆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
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
克蒙其澤乎少者疆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
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
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
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

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
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
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歿也歿而有知
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
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疆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
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此得軟
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
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
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
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

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女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歿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歿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

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
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
呼言有窮而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
哀哉尙饗

謁文正公祭文

明 范惟一

惟公駿德鴻功橫照今古未易殫述獨念公入貳政府曾
未幾時竟以忠直爲群枉所忌乃自陳乞知鄧州治鄧一
年許移守荊州鄧人被公休澤遮留滿道公亦不忍行復
疏願留鄧上竟從之又在鄧者二年然後去嗟乎公在鄧
則澤及鄧人公在政府則澤溥天下乃使公柄政不久而

自請守鄧伊誰之咎哉按鄧志公在鄧政平訟理公餘治
花園置臺榭聽民遊樂其中所謂百花洲是也洲上故有
祠祀公歲久圯廢往郭守圖建之未竣會某奉今天子命
撫守來茲因與郡守潘君庭楠謀畢其事而潘君躍然應
命不三四月卽已訖工旣擇吉奉公神位於中乃敬陳常
品薦告落成惟公神留天壤何所不之矧茲鄧邦公所自
請而願留者洋洋在上庶幾鑒臨謹告

大祥祭父文

明
李永茂

州人

嗚呼慟哉父棄兒已忽忽二年矣父得天純正成性拙直
未入宦途無有罪愆不諳世法獨抱孩心應在極樂國歡

喜園無疑也獨此二年間兩兒奉母夫人冒蠻烟瘴雨當
水火盜賊紛至還來病疾愁苦號泣連絲讒佞窺侮縱橫
擊排如行刀山劍樹沸鼎焚林如偶魍魎魍魎魑魍魑魑
有正一步卽人錯一脚卽鬼早一刻卽生暮一刻卽死者
父知之乎兒在南雄厝父骨於郊兒去南雄攜父棺與俱
兒遷韶州藏父棺於舟不令人識兒往仁化縣藁葬父柩
於石雲山上留李守壩余鳳典守邱墓皆父所知也葬甫
竣虔州報至丁光三撤守回庾嶺湘江將淪 準之天
經地義兒只以死守邱壠爲正然猶憶我父遺囑謂葬必
面北以望家鄉櫬必昇歸以祔祖兆兒若堅守不去則

必以許衡廉希憲待兒兒不屈則必死兒死則還櫬之
責付之何人兒去而孤墳山半狐狸爲隣露濡霜寒凄其
萬狀卽歲時伏臘余鳳輩亦知拜墓前盈尺若輩各有父
墓而不拜而乃拜兒父之墓兒有父墓不自拜而令若輩
朝夕拜况若輩又未必朝夕拜乎兒之罪萬萬矣今年二
月變至藤江向來踟躕瞻顧於石雲山下者今將身罹客
州令兒不死石雲山若處容州幾何不艸莽父命耶辟親
離毋屏子出妻走大廉山衣冠文物喪之一炬卽海內諸
名宿哭挽我父之哀些併成國燼兒之罪萬萬矣父故後
瞻父之鬚眉杖履行立坐眠不可得聽父之聲音笑語愾

歎悲歌不可得每於黎陽州聖賢梯兩大集中見我父之
鬚眉杖履行止坐眠及我父之聲音笑語慟歎悲歌也嗚
呼痛哉兒欲養而父止此幾幾乎天無可問淚無可揮矣
是以走萬山中陟嶺則上登碧漢伏壑則下及重泉皆負
父書於背不敢令奚童代非負書也負我鬚眉杖履行止
坐眠聲音笑語慟歎悲歌之父也山瓜之役克兒謹事毋
夫人跬步勿移永兒以登斯視故人死而變起呼吸虎狼
輩遂捽兩集及兒集與吾家四朝誥敕於水非捽書也捽
我鬚眉杖履行止坐眠聲音笑語慟歎悲歌之父也嗚呼
慟哉父膚變而兒不死兒之罪萬萬矣卽今簡副本補之

不足贖也世亂如沸滄桑且變不敢久匿父柩於舟次者
人情也石雲之役石穴冷洹倉忙之際不獲善土兵燹間
隔又不獲舉而移之每一念至如卧層冰冱雪中栗冽僵
痺心搖口噤而不能語臨川吳氏曰堊藥生氣俾嘗溫煖
則親之魄體安誦斯言也兒之罪萬萬矣兒不孝離家萬
里棲止巖方身世坎壈旅况蕭條匿形垢面衣敝履穿如
處漏舟存亡呼吸而皆不顧獨念此四大罪舉之弗勝皇
皇宵旦卽饑亦飯憊亦眠對賓客亦酬酢而每每當食廢
筯當夢驚覺當揖讓賓客時悠悠忽忽如有所忘瞿瞿落
落如有所記兒心自喻兒口不能言也嗚呼慟哉人之所

生者心也心逸則生心勞則死見心勞如此不死何需然
數死而數不敢死者以我父還櫬之命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也雖然焉可一也日日謀歸而歸計日非日日思親而
孤墳日遠風雨外摧憂愁中結心顏俱凋氣血衰耗兒欲
不死得乎人禽之界間不容毛逆之關遲不一瞬使自
大梁來真卿尺組黃寇不可爲文山白刃兒欲不死得乎
邀父之庇得襲謝疊山十年之暇父櫬還而死死亦瞑目
否則日月之頽不可追江河之下不能挽事變忽來非人
所料天人俱困惟道是安處欲待不能欲不死不得之時
兒有死耳父櫬未還而兒死兒卽不自瞑其目父亦可以

見兒之心兒將化爲啣石精衛泣血杜鵑棲息墓樹叫跳
悲鳴與我父魂魄共望中州耳兒復何言禮曰孝子有大
故不得葬其親神練時以尸柩尙存不可除服兒知勉矣
我父有靈尙冀遵范質公黃石齋楊璣部劉湛陸等哭訴
上帝俾啟佑聖人赫然一怒手造興復使兒竣此還櫬一
事以報父命父尙以兒言爲是否耶

祭李源李公文

高繼賢

知州

夫良車覆歿騏驥莫能免其危合殿延菑榘楠無以辭其
難况乎尼山掩泣九鼎淪於東周信國啣哀孤舟沒於南
海雖關大運實悼名流惟靈挾雷電之英風秉天地之正

氣洪川比量胸羅星宿之奇喬嶽鍾靈體抱嵩華之秀七
襄炫錦騁飛馬之雄辭二酉窺書肆雕龍之綺辭雪變白
簡初聞指佞之鴻名日隱彤墀終抱匪躬之大節冒煙羅
於卉服千秋之歲難全矢筆銘於炎荒十載之艱已極而
乃恩歸烏哺守衰墨以報慈親難急鴻原誓金滕而生介
弟忠將致命誠且格天惟大義無虧斯全歸有待當其蓉
城作賦空傷故國之心旣而梅嶺歸魂猶灑中原之淚豈
不慟乎嗚呼姬鑑初昌蕓苴生還於洛汭炎灰欲燼草廬
歿殯於巴川興亡之勢不同忠孝之情則一賢叨臨茲土
景範貞良鐵忠烈之威神蒸嘗聖廟張睢陽之義節篆刻

穹碑褒崇既備於累朝卹典何諱於

聖代幾年薪膽仲氏任其劬勞萬里衰麻二難躋其仁孝丹
霞回首立臺蒸威斗之光少室爲家素髮煥聖周之色金
華別翼感惻陳辭玉戶長貞逍遙散格

墓誌銘

故吏部侍郎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唐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
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
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計以

至三月癸酉建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定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魯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望人之道人始未信旣發不掩聲振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解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窮眇章安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

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尙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非常惋佛老氏法壞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非是任爲身耻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望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洵洵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廷奏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